

站得高一点



中国青年出版社

站得高一点

“文艺学习”编辑部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 北京

統一書号: 10009·186

定价四角六分

目 次

站得高一点.....	樊 斌	7
貴哥儿.....	志 豪	23
春潮.....	裘賢生	57
木梁糾紛.....	徐文華	83
在汽車上.....	于奎元	102
母子倆.....	郭廷萱	111
咱也高兴了吧.....	王錦章	124
下地.....	徐文華	132
五日破案.....	青 平	145

站得高一点

樊 斌

春天，云南西北部的瀾滄江流域，再好看不过了。山頂上的积雪銀光閃閃，山腰里綠樹成林，密得連陽光都射不進去；山下面是正在盛開的桃花，一片緋紅色，如同晚霞一樣，耀得滿谷通紅；還有那斷壁崖上的雲母礦石也是光采奪目。因此，弄得正在這裡行進的防疫隊員們心花繚亂，真想停在這裡好好地看一看。特別是走在最後面的防疫隊員楊一川，很想提個意見在這個地方住上兩天，但是這也只能是個想法，不能那樣真提出來。因為他知道，在他們前面有兩個地方正發生着嚴重的傳染病，特別是分配他去的那個地方，天花就象瀾滄江里漫出來的水一樣，正一天天地從北向南蔓延着。那裡的人們，現在是孩子不敢出門，大人不能下地春耕，盼防疫員如同盼救火隊，希望他們能飛着去才好。但是，楊一川仍不願放棄他那多看一眼的願望，雖然他是走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他的眼睛卻無暇來注意腳下的路面，他的頭就象一個兒童玩的搖頭鼓，一會轉向左，一會轉向右，有時又象丟了什麼似的向後望着，邊看邊走。

在過去剿匪的時候，他曾到這裡來過，那時他也看見過這

里的雪山、树木和密不透风的桃林，但是那时他觉得这些东西一点也不可爱，相反的却是恨这些东西，因为那时的土匪每次都是利用这些山和树作掩护逃掉了。可是现在他眼前一切东西，好象都变换了一个姿态，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在他眼前放射着耀眼的光彩。于是他又赞叹这个地方是好得无比的地方了。但是他却忘记了在过去的进军中，在长江沿岸，在井冈山密林里，在湖南的金黄的稻田中，以及南海沿岸的沃土上，他也曾不知多少次地赞美过那些地方“举世无双”。

当他们在途中休息的时候，杨一川也只坐了一小会就跳起来，他和另一个防疫员一块爬上了路旁的高台，就象一位走上了检阅台的将军一样向四周眺望起来。第二个爬上去的防疫员还没来得及站定，他便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点开了：

“喂！你先向低处看！已经能看到澜沧江了。”

弯曲的江水象一条天蓝色的带子，把两条本来可以连在一起的山脉划成了两半。在江岸上面的绿色山梁上，蠕动着许多牛和马的身影，乍一看就象摆在绿色的围棋盘上的黑棋子，数也数不清。

“如果这里的山能搬一座到北京去多好，真是拍电影的布景也布不成这个样子。”杨一川高兴得望了望他的同伴。

“要是有个画家到这里来就好了。”那同伴惋惜地摇了摇头。

可是杨一川的另一个同伴林家瑞却好象对他们所赞美的东西很不感兴趣，他这会正坐在休息的地方，拿着一本书翻来翻去。其实他并无心看书，他的眼光时常离开书面转到身旁

正在整理背囊的防疫組長身上去，因為今天中午他們就要分組到兩個地方去工作了。林家瑞被分配到楊一川那一組去，這使他很不高興，他一聽到楊一川的名字就有点怕。要問他為什麼怕楊一川，防疫組長是不知道的，因為楊一川調到防疫隊里來工作還不到兩個月，這一个多月楊一川給人造成的印象是正直和善的，過去還得過兩次模範獎狀。再說那時林家瑞還在外面工作，直到接受了這次任務才和楊一川見面，過去他們又沒有在一塊工作過。難道說林家瑞天生的就怕楊一川嗎？不，這只有林家瑞自己心裡知道。

楊一川從上面跳了下來，他把自己的背包拉到林家瑞跟前，緊挨着林家瑞坐下來。五年前陽江戰役的時候他們曾經同坐在一個汽車上走過一段路，那次林家瑞在他腦子裡造成的印象是不好的，所以他這次調到防疫隊來，一聽說林家瑞也在这里工作，他就向別人打聽林家瑞的工作情況。可是得到的答復都說不錯，因為防疫隊多是分散工作，大家只能用印象來回答他。當時他就想和林家瑞到一塊去工作，只是沒有找到機會，但沒有等多長時間，他們就接受了這次任務。在這幾天的行軍生活中，他留神地觀察了林家瑞，覺得林家瑞果然不同了，現在他們又被分配到一塊去工作，所以他願意和林家瑞接近。

林家瑞一看是楊一川坐到了他的跟前，馬上把書合起來，並且用迎接客人的口氣說：“怎麼下來了？唉，這樣的好地方真應該多看几眼。”雖然他嘴是這樣說，但心裡却在想：這地方多討厭呀，山這樣大，走起來累死人，將來回到昆明，鬼才想這

块地方呢！

在走路的时候，林家瑞仍想找一个理由和楊一川分开，但是怎么也想不出来。最后好象是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和楊一川一块要过雪山，他没有过雪山的經驗。但这又是一个不能提出来的理由，因为在过去他在組長或其他上級的面前工作一貫是表現积极的，特别是在服从命令方面表現得更好。于是他覺得說自己有心臟病，不能在高原上生活，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这些人都是会用听診器的，那样提就会鬧出大笑話来。

楊一川不知道林家瑞腦子里正在想些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倆要在一块工作，他應該同他团結友爱，所以他总要和林家瑞并着肩走着，找些話來說。

“老林，你說咱們今晚上住哪里呀？”

“你說吧，我知道你是一个飞毛腿。”听見楊一川問他，馬上施展出他的說話天才，把正在想的問題掩遮起来。

“住巴丁好嗎？我們應該早一些赶到目的地。”

“当然應該，那里的人还不知道在怎样盼我們早到哩，特別是你，最能体会在床上呻吟着的病人是怎么想。”

稍停了一下，楊一川又轉过头来：“我們要再多走上十里好不好呢？住格子。”

“当然拥护。”不管他心里是怎样想，嘴里仍然答得很响亮。結果惊动得防疫組長也轉回头来。

“怎么？你們倆現在就要商量着和我們競賽嗎？”防疫組長用挑战的口气說：

“不不，我們可沒有那個意思。”林家瑞假笑着向組長搖着头。

“怎么不？我就有比一比的意思！”楊一川很坦白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中午，和組長分了路，楊一川和林家瑞走得很快，太陽還沒有落下去他們就趕到格子了。按說，走了一天路的人到了住地最需要的就是休息，但是他們還必須要作一種工作，就是給老百姓看病。要是想免去這件工作是不可能的，老百姓會說：“哈！這是怎麼搞的？哪個背十字包的來了都要給我們看病，為什麼他們就不，他們不是毛主席派來的吧？”因此，楊一川不管自己走得有多累，到了地方，放下背包，就提上十字包看病去了。

“好吧，你去看病，我在家燒水作飯。”林家瑞沒和楊一川爭講看病的事，卻給自己安排了工作。但是等楊一川走后，他便向房東下了命令：“老乡！飯要作快点，我們走了一天路，太餓了。”說罷，自己便找了一個地方，先躺了一會兒。

楊一川看病回來，見林家瑞又是劈柴，又是燒水，忙得不可開交，卻表現得很有余力，所以他很高興，上去奪了斧頭說：“來！叫我劈兩下子！”

“啊，這可不行，剛才咱倆已經分好了工，這是我的工作。”說着他跑進伙房裏，端出一盆洗腳水：“來！你先洗腳吧。”接着又端出一碗開水放在楊一川面前：“哈，這個房東真好，一定要幫我們作飯，說我作不好。”接着又過去奪掉楊一川手裏的

斧头：“哈，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快洗脚去吧，也喝点水。”他推开了楊一川又掄起斧头劈柴。

楊一川洗着脚，看着林家瑞那奋发的神采，心里有說不出的高兴，于是他觉得應該和他的同伴商量，明天再多走一些路程。

“老林！今天沒有走累嗎？”他問道。

“当然比在床上睡一天要累得多。說真的，要是在家里躺着多沒有味呀！象我們这样走上一天，晚上再尝尝休息的滋味，这才叫作幸福哩！”他觉得这样說一定能取得对方的好感。

听了林家瑞的話，楊一川果然高兴得大叫起来：“对呀！我的好伙計，說得真对，我們明天的行程再增加二十里，以后我們每天走一百里，这样我們再有三天就能到雪山脚下了，第四天就能过雪山。”

楊一川的新提議使林家瑞暗暗吃惊了，他答不上話来，只是瞪着个大眼，望着楊一川那兴奋得要从洗脚盆里跳起来的样子。

“我是这样想的，”楊一川繼續說道：“趁这几天正是好天，我們快赶过雪山去，不然天气一变，还不知要有多大麻煩哩！”

“我也是这样想。”林家瑞虽然心里正为以后三天的三个一百里发愁，嘴里却滿不在乎地应合了。

第二天直到天黑，他們才到目的地。楊一川累得全身骨节酸痛，足关节就象脫了臼，一坐到地上就再也不想站起来。可是，他們今天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去給老百姓看病。他看了

看林家瑞，心里真想叫他去，但一看他也是那样疲劳，便自己站起来，出去了。

林家瑞今天沒有和楊一川爭着要去看病。本来也想爭一爭作个样子，但又怕楊一川真讓他去。他現在全身都癱軟了。他等楊一川走后，叫房东替他燒水作飯，自己找了一个地方躺下，就再也不想起来了，他的兩只脚高高的放在凳子上，脚心里象有許多小虫乱窜，他真象病人似的呻吟兩声。不过今天不管怎样，总算熬到了，他現在怕的是明天和后天，他想等楊一川回来提議縮短明天的行程，又怕楊一川問他为什么。于是他現在就只剩下罵自己的命运太坏，不該遇見楊一川这样一个“铁棒子”。在他那乱得象垃圾堆似的思想里，偶尔也发出一点不服气的情緒，認為楊一川並沒有比他多長八只腿，想比一比，但是他沒有勇气真提出来，他总觉得楊一川比他多点什么，但又想不出多哪一点来。

楊一川看病回来，看見林家瑞在屋里躺着，一句話也沒有說便轉身走出去，走进伙房，見飯還沒有作熟，便和房东一齐作起飯来。他太累了，吃了飯向鋪上一躺便睡着了。

“为什么楊一川今天沒有和我說話呢？”林家瑞心里疑惑起来。他很懊惱今天沒有算好時間，沒有来得及摆开劈柴的架子楊一川就回来了。他想：一定是因为他今天沒有象昨天那样“积极”，引起了楊一川的不滿，不說話了……真糟糕……

第三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楊一川发现林家瑞走路跛起来了，他馬上把他拉住：“老林！你的脚怎么跛了？”

“誰能知道，可能是磨起泡了吧。”

“要停下整一整才好。”

“不用，走一会就不痛了，走吧。”

“不行……”

“什么不行不行，我自己了解自己，就象你也了解你个人一样。”他說着繼續向前走去。

“問題是我們不能光說今天，我們還應該想到明天、后天。”楊一川又拉住了林家瑞。

“你把我当成三岁的小孩了吧？”他甩脫了楊一川又向前走了。

今天晚上当然又是楊一川出去看病去了。林家瑞趁洗脚的时候仔細地看过了自己的兩只脚，只不过是有一只脚掌磨紅了一点，沒有磨起泡来，这时他很高兴楊一川沒有在跟前，因为他怕楊一川看見会說他小題大作。

楊一川虽然自己累得已經快喘不上气来了，仍然惦记着林家瑞的脚，他知道一个人在行軍过程中脚弄坏了会有多大的痛苦，于是，在吃飯的时候就向林家瑞說：“老林，脚上磨的泡大不大？”

“老楊，你快吃了飯休息好不好？你太累了。”他总是这样含糊地回答着，使楊一川弄不清他的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你睡觉的时候叫我看一看，这不能开玩笑。”

不管林家瑞怎样說“沒有关系……明天能走”，楊一川总不能放心，他等林家瑞睡下以后，却又爬了起来。他先是拿起了林家瑞的鞋子，仔細地看了一遍，然后伸进手去摸了又摸，沒有摸出有什么不平的地方，把鞋放下以后又轉向了林家瑞：

“把脚伸出来叫我看看，不叫看是不行的。”

“你到底是怎样啦？我是两天的新兵吗？”他說着从鋪上坐起来，伸长了脖子，嘴对住灯，“呼”的一口气把灯吹灭了：“快睡吧，我真不相信你現在还不累。”可是等楊一川躺下睡了以后，他又犯疑了：“为什么楊一川一定要三番五次地看我的脚？不对，他一定是不相信我，要檢查我……”

第四天晚上，他們按原来的計劃胜利地赶到了雪山脚下。这使楊一川对自己的同伴很满意，他想：如果是换上另一个同伴很可能不能这样順利地赶到这里，特别是那个跟組長去的小梁子，不同的意見特別多。因此，当他躺到鋪上的时候总不能入睡，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考虑他过去对这个同伴的認識：从五年前第一次相遇，直到前一个月，林家瑞在他腦子里仍然是打着一个落后者的烙印。但是，在这一段艰苦的生活中，他認為已經得到了証明，他需要对自己的認識从思想上作一番檢查。因此，他向林家瑞問道：“老林！你說有沒有这样一种人？五年以后和五年以前一样，原地不动。”

听了楊一川的問話，林家瑞馬上心跳起来，他想：这一定是說他，同时他又想到前天的不和他說話，昨天的要檢查他的脚，他反問道：“你問这个作什么？”

“因为現在就有这样一个人，把一个同志看成了一块木头，五年前和五年后一个样子。”楊一川想把自己的想法向林家瑞坦白說出来。

听了楊一川的第二句話，林家瑞就更認為是說自己了，因为五年以前正是他和他第一次見面，五年以后正是前天和昨

天，一点不错。

“老林！你睡着了吗？”楊一川很长时间没有听见对方的回答。

“噢！……怎么搞的……哟！怎么！？天变了？”林家瑞有意把话题岔开去。

“怎么？”楊一川马上爬了起来：“糟糕，我说我的旧伤口为什么会痛呢！”

“噢，快睡吧，老楊，明天还要早起呢！象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老是睡不着。”说着他翻了一个身，表示马上就要入睡的样子。可是没多大会，他又翻回身来：“老楊！如果明天下起雨来怎么办？山下下雨山上就是下雪，那可糟透了。”

楊一川并没有马上答复对方的问题，他现在象一个塑象一样，在铺上挺起上身一动也不动。

“要是下着雪过雪山是很危险的。”林家瑞继续说：“你没有听人说过吗，冒着雪过雪山该是多么危险！”

楊一川什么也没有说，他从铺上跳起来，披上衣服走向外面去。

“老楊！你到哪里去？”

“你等一等吧，我马上就回来。”

楊一川走后，林家瑞就更紧张地思考起来：现在是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了，要是不的话，这“铁棒子”真会带上你去送死。“生”和“死”，这不能含糊，他要等楊一川回来就正式提出自己的意见。可是楊一川老是不回来。他耐不住了，也爬起来，披上了衣服。刚走出门，就和楊一川碰了个对脸。

“老楊！明天下雨走不走？”

“明天如果不下雨当然要走；如果明天下雨，就更要走！”

“怎么？你說什么！你不是发瘋了吧，老兄！”

“不，我剛才进行了調查，現在山上的雪已經溶化了很多，很好通过，如果明天下雪也不能馬上下多厚，我們兩個人还是冲得过去；如果我們要等，天就不会对我們客气，那就会連下上三天五天不停，十天半个月也过不去，到那时我們就只好坐在这里叫苦了。”

林家瑞再也沒話可說，只好躺回鋪上去。

第五天早晨果然下起雨来。他們包裹好了藥包，冒雨出发了。

他們剛走上第一个山头就看見了山上的白茫茫的大雪，林家瑞很怕到上面掉进雪窩里去，又向楊一川說：“你調查的情況准不准哟？这玩意可不是鬧着玩的！”

楊一川沒有答話，只用怀疑的眼光盯了林家瑞一眼。

到了雪綫上一看，雪果然不厚，楊一川放心了，他和林家瑞一齐走上去。他倆走到半坡上，突然滑了下来，楊一川沒有注意研究滑下来的原因，又从原路上爬上去，結果又失敗了。

“怎么样？我說不行吧，雪更厚的地方还在上面呢！可是我們現在就上不去了。”林家瑞覺得自己有理由了。

“我認為現在还不是爭論的时候，重要的是我們共同寻找能爬上去的道路。”楊一川虽然已經不高兴了，他並沒有再多說，他的眼光馬上又轉到了路旁的一个斜坡上去，那里生長着很多藤条小树：“来！我們應該从这里上。”結果仍沒有成功。